

作家周颖的最新力作

失眠

周颖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笑 昨

周颖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雎 / 周颖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60-6500-0

I. ①关…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347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衡 李珊珊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豆仁 cat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
字 数 85,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独处的芬芳

当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关雎》一书出版合同那一瞬间，我多多少少地有些惶惑。因为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呢！这些来得太快了，真的让我始料未及。没有料到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出版社的选题，我太幸运了。幸运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些幸运是从哪转出来的，这些也许只能归于我和文学有着一种缘，或者我和花城出版社有一种缘吧！

“关雎”这个书名，我在电脑前打出来的那一刻，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那关雎鸟我确实没有见过，而河对于我却并不陌生。我家就居住在松花江边，松花江的支流有温德河、牐牛河，江河都是由水构成的流动的水域。我试着用文字去解读水，结果我发现任何事物都同水有着密切的关联，包括我们的生命、情感。这时我不能不赞叹我们先人的慧智，不能不对这首脍炙人口的《关雎》肃然起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仅仅八个

字就有声有色地勾画出一幅风情画。生动的比喻不说，其简练的语言真正地令我折服了。

当我在灯光下执笔写着发生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感情故事时，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无意识地掉进了爱河里，随着这些涟漪一样的情节开始沉闷，开始忧郁，开始悲伤。书中我是以自述者的角度和几个女性在生活中产生的那些感情纠葛作为叙述线索的，看着我是在描写着她们，其实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她们中间，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分子。

写小说对于我应该说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儿，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和散文，就诗歌和散文来说，它多多少少地存在着一些非理性，而小说则不然，所以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能够写小说。说到这儿，不能不提起著名小说家郝炜先生，是郝炜先生再三地敦促我写小说，他说：“你的经历丰富，可以写写小说。”这一下可好了，“害”得我写起小说来。可是一进入小说写作中，我倒觉得小说很适合自己，我做什么事情愿意自我设计自己，而小说就是可以自己设计故事的一种文体。还有我的责编欧阳蘅在我对小说还朦朦胧胧的状态下，竟敢大胆地提携我。（说来谁都不能相信，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和我的责编见过面，只是通了几次电话。）看来我又要和小说结下不解之缘了。如果我能因此写起小说来，应该感谢著名小说家郝炜老师和我的责编欧阳蘅女士以及她的搭档李珊珊女士。

我在这部小说中试图尝试解读爱情的完美性和婚姻的残缺性这一对矛盾，力图想通过书中那些人物起伏跌宕的命运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想是这样想的，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怎么样

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考虑过程。正像爱情的到来一样，那种盲目是谁都无法逾越的。

写完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慨文字，再端起那杯刚刚沏好的咖啡，一种苦涩的醇香弥漫着我。抬眼放去，春天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履，从遥远的天际向我走来，冬天趴在房檐下开始流泪了。这时我想，我的这本小说集在书店的展台上，在暖暖的春阳下一定会吐露出那种独处的芬芳来。

周颖

二〇一二年春于寒舍



妻子近来的一些反常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难道她是在怀疑我？还是她自己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

我说了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近几个月来没有做过一次亲密事儿，甚至连一个招呼都不愿意打。她那游离的目光告诉我，她在渐渐地疏远我。

我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我发现她在梳妆台落座时总是发呆，又发现了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地哭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莫非她又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闲言碎语？

我知道，我现在问什么她都不会说的，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问

她什么，或者希望她能说些什么。但是我也不能就这样不闻不问，我要想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起初准备找她的朋友或是同学问问，可一想这样做也未必就能问出个究竟来，弄不好还会自找麻烦。

我想了想，一个绝妙的主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愿意算卦，何不找一个算卦的先生，让他帮助我解开这个疙瘩呢！

想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他熟读易经，而他的眼神又十分凌厉，视线所到之处，好像都能洞察出那些问卜的人想要知道的一切来。

我按着朋友告诉我的地址去找那个“高人”。朋友说：“你从那个楼道里往里走，见到一个铁门就到了他的家。你需要先敲门，他的耳朵有一些背，不开不要紧你继续敲。如果确实没有人，你再打电话另约时间。”

来到了他家，我看到门上贴了一个纸条：“本人这几天不在，有事儿过几天再来。”

真是不巧，人家不在，我总不能在他家门外死守吧？看来这一招又派不上用场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所以才对我这样冷淡呢？

无意间我看到了一个卖草莓的女人从我的身边走过，那个女人我倒没怎么留意，而那筐红得像女人涂了唇膏的唇儿的草莓对我那样有诱惑力。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之间好长一段时间连一个吻都没有接了。不是不想，而是她不断地拒绝我。

我想，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必须保持我的沉默。我要

忍着。

我走到了家，发现没有带钥匙，眼睁睁地看着我家那个单元的电子门突然打开了，赶紧加快脚步，想跟着那人进去，但是在我快要走到了门口的时候，那门突然摇晃几下“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时外面下起了雨，雨滴敲打着小区里还没有完工的路面，让人无法辨清脚下的路哪一块地是平的，哪一块地是凹的，我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翼翼。我不能抬起头来，就是抬起头来也看不清楚前面的路。路灯不亮还好，路灯这一亮把我的视线全部挡住了。身上全部被雨水淋湿了，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在发抖，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快一点走回家里。走到了楼下按动了门铃，手指都按麻木了，还是没有人。这时，我真希望家里有人，可是她真的没有在家，我的脑子里那些和识别功能相关的细胞此时显得异常活跃，我想她能在那呢？

我此时感觉自己是那样地需要她。

我感觉很沮丧，也很惆怅。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不过雨天里的人没有注意我什么样的表情，人们或是在避雨，或是在赶路。而我却在十分注意着并留心听着那些琐碎的脚步声，因为我能从脚步声里听到她是否回来。她的脚步声里渗透着我思想里那个极小的分子，这个分子可以裂变成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默契。

我突然想起了我家还有一把钥匙放在了邮箱里，我顺着邮箱的口往里摸。这时，我感觉出我的身后走来了一个人。还没等我判断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时，就听到有人在向我喊话。他大声地说：“你在干什么？”我此时像一个小偷一样地把手抽了回来。我回头看了那个人一眼，这不是我家对门的那个老头吗？他是不是看见我拿钥

匙了？他要是看见我在拿钥匙那可就坏了。我不在家时候，我放在走廊里的菜他都趁我不在的时候往他家里拿，他要是知道钥匙放在这里，不把我家抄了才怪呢！当然，也许不会像我想的那样。

“大爷你能开开门吗？”

也许是雨特别大，或是天特别黑，这个老头根本没看清我是谁。他打着雨伞一个劲地往我身前凑，并不停地问：“你是谁？”我继续说：“大爷，我是邻居小周。”这时他好像认出了我，连忙说：“我找钥匙，你帮我拿一下伞，我来开门。”

楼宇门打开了，我赶紧走进了楼道。那个老头一定认为我有我家的门钥匙，所以进了楼宇门，他径直上了楼梯，转过缓台就不见了影儿。我想，在这里避一避雨也行，起码不会被雨继续淋着。我摸着黑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步子。为了不打扰邻居，我在踱步时没有发出声响来，所以声控灯也没有亮。当再一次走到楼宇门时，我听到了她脚步声，这脚步声不是从楼外传来的，而是从楼上响起的，我赶紧往楼上走。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她已经把门打开了。我匆匆地走进家里，并赶紧换上了一件干爽的衣服。这时我听到了她在里屋同我说话，她说：“我去邻居家了，怕你找不着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我说：“没有啊！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半个小时前还在给你打呢，你就是不接。”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手机还在单位办公室里充电呢！我同时想起来了，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必须接，想到这儿，我拿起雨伞再一次地走出了家门。

我走出家门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下了。天空露出一丝光亮来，那些污浊的雨水顺着马路排水沟向着污水井流去，道路露出原

来的面目。只是有几枚落叶在灯光辉映下像贴在了马路旁的膏药，显得十分别扭。还有一些已经枯黄的叶子依然在树干上勉强地挣扎着，落下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因为毕竟是秋天了。不管怎么说，秋天来了，人总是有些落寞感。加上刚刚下过了雨，那种自然带来的冷漠让人的心情不能不低落。

我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我觉得有些头昏脑涨，再也无法打起精神来。我用电水壶烧了一壶水，水开的时候水蒸气把窗户上玻璃镀上了一层哈气儿。这样，外面的世界仿佛被挡住了，只有屋里的一切真实地再现在我的眼前。

我为自己沏了一杯咖啡，我想用咖啡提一下神儿，想好好地地理理这几天来缠绕在我的心里那些莫名的疑惑。

我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单独地想一想我要想的事儿，平时我遇到想这类事儿的时候，为了不让她看出破绽，我都是躲到卫生间里才可以安全地想着我要想的问题。

还是什么也想不下去，想不明白，还是让时间解开这个谜吧！

这时我肚子在咕咕作响，我感觉有点饿了。于是我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一进门就听到了她做菜的声音，那铁铲在炒勺里的翻动声像古战场里兵器打斗声那样的激烈。一股股炒菜的油烟儿和菜香味儿从厨房里飘出来，更加勾起我的食欲。

她把饭菜做好了，端到了餐桌上。我在吃饭前，不，应该是几天前，我就想今天晚上试探地说一些，关于那些我一直关心的问题。虽然我们开始说话有些文不对题，但是多多少少地还是缓和了我们之间拘谨的气氛。

她说：“我的同学燕子，得了癌症，去北京都没有办法治了，现在回到了家中说是养病，其实就是在等死呢！”我说：“是啊！想人就是这样脆弱，几天前还好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完蛋了。”

我没有注意她说这些话时的表情，但是我从她的语调里能听出她的忧伤来。作为同学一起长大的，而又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这其间的滋味儿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有人敲门，我在开门的刹那儿，差一点喊出她患了绝症的同学的名字来，“燕……”不过我瞬间就把那个字咽了回去。有些时候错觉能让人产生极大的幻觉。来的这个人也是她的同学，她和她的同学燕子长得很像，只是说话声音有本质的区别。燕子说话像引爆的鞭炮，劈里啪啦的，而她的这个同学说起话来，慢得像坐在牛车上赶路，不温不火的。我主动给她拿拖鞋并把让她进了里屋。

我在另一间屋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我听到了她同她的那位同学说：“我前几天也去检查一次，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接下去声音小得我什么也听不清楚了。我站起来偷偷地把门开了个小缝儿，很想听清楚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可是我除了听到她的哭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想她们也无非是谈些燕子的事儿。后来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她的哭声里带着的那种绝望，显然不仅仅应该是在谈燕子的事了。

我好像有某种不祥预感，这预感让我想了好多。我想妻子她一定有重大的事情瞒着我，这个事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一定同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难道她也……

我像钉子被钉住一样，一动也不动，我被妻子的哭声加上我的想象弄得警觉起来，我要尽快知道她近来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

雨点落在了窗户上，打得玻璃劈里啪啦地直响。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联想，我想到了殡仪馆，想到了死亡。想到了那些放置一个个小盒子的房间，小盒子前面放着一张张照片。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化着浓妆的死人，还看到了死人家属的一群亲朋好友，他们一个个脸色肃穆，神情凝重地站在那里。

这时我听到了妻子送她同学的声音，还听到了她向我屋里走来的声音。那拖鞋的响声虽然没有她穿高跟鞋那样动听，但是她走动起来声音依然是那样的富有韵味。

我不想让她看出我的破绽，我把身体转了过去，把脸转向窗户那边并假装睡去了。妻子进了里屋也没有开灯，摸着黑，上床躺下了。她以为我真的睡着了，所以她翻身把床灯打开了。我听到了她在翻抽屉的声音，并听到了一种胶片抖动的声音，我迅速地转过身来，然后爬起来。她立刻把那张胶片放到了她的枕头下。我说：“能给我看看那张胶片吗？”她的脸一下沉了下来，并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这时我如果同她较着来，是不会拿到那张胶片的，于是，我把态度缓和一下，并面带微笑地说：“我只是看看，这样也免去我的担心。”这时我看到了她脸色也渐渐地缓和了许多，态度渐渐地和蔼了。她说：“没有什么，检查的结果，一切都很正常。”接着说：“睡觉吧！明天你还有好多事呢！”

我根本睡不着觉，更觉得她的执意很蹊跷。其实，即便她把胶片给我看，我也看不明白。不过，那装胶片的纸袋上的医院名字我是看清了，有了这些我的心就有了底。

第二天，我坐在离医院不远的咖啡厅里等着我的朋友来，因为医院调片需要找熟人，我的这个朋友同医院里一位主治医生特熟。

按约定时间已经到了，可是还没有见到我朋友的踪影。我焦急地望着窗外，不停地看着腕上的表。

我无意间打量着这家咖啡厅的布局，发现这家咖啡厅大得有些离谱。桌子和桌子隔得太远了，老式的荧光灯亮得有些清冷，那个咖啡制作台一点特色也没有，简直像小卖部里的拦柜。咖啡厅里只坐着我一个人，显得异常的空荡。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坐在这样的环境里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说是等人，就是闲下来打发时光也很不舒服。

按理说，我的这位朋友平常是不迟到的，甚至总是比我先到，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呢？当然，现在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奇怪，比如堵车，尽管我们城市的道路不断加宽，车的激增还是比道路建设要快不知多少倍。比如遇到了棘手的事儿，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可是通信这样发达，给我打个电话总算可以吧！

想到这儿，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我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边总是无法接通。我估计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儿了，一时来不了了。我再坐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十分扫兴地走出了这家咖啡厅。

这时，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她说：“他昨天接完你的电话后，觉得不舒服便躺下了，谁知道半夜里我醒来，他已经病得不行了。连夜送医院抢救。”我连忙问：“现在怎么样了？在哪个医院？”她说了医院和病房，并告诉我经过抢救他已经苏醒过来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我不由得有些紧张。我想我的这位朋友，昨天还好好的，还在和我通电话呢！今天就住进了医院，一天变化就这样的大。想我的妻子如果真的病了，那么

她得的又是什么病呢？会不会是……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这时我感觉我的肚子有些痛，我知道这痛点来自胃肠。我最害怕生病，我对疾病的恐惧不光来自疼痛，更多是来自我内心的恐惧。我知道我的生命在同时间赛跑的同时，早已大量地被消耗，而时间却还是那样精力旺盛。我的皮肤已经开始衰老，我的器官开始衰老，疾病时时在提醒我，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就是死亡。

我再一次想起了妻子，她肯定受到了疾病的威胁，而且应该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她这时多么需要我的安慰和呵护啊！

我的眼前不停地出现这样的一幕，她脸色苍白地倚在床上，剧烈的咳嗽声穿过夜晚的宁静，直接穿透了我的心。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现在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弄清妻子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我推开了朋友病房的门，看到了我的这位朋友躺在病床上，输液架上吊着两个药瓶。药液一滴滴地流进了他的体内，我能想象出他的身体里的血管一定在快速地膨胀，血液在药液的作用下流动的速度一定比平常快。我坐在了他的床前，把手放在了他的手上，我感觉他的手在抖动，眼睛也在眨着。我小声地问：“你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这时他慢慢地睁开眼睛，见是我，他痛苦地咧嘴笑了笑，他好像不想说话，要不就是无力说话，他示意我把手放平。

他在我的手上写出一个人的名字，我想这可能就是那个大夫的名字。我轻轻地问了一下他，他会意地点了点头。这时，我看到他又闭上了眼睛，看来他很疲倦。为了不打扰他休息，我起身悄悄地走出了病房。

在那家医院里，我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大夫，我主动地说明来意，当我说出妻子的名字时，我看到了他眉头皱了一下，脸色瞬间